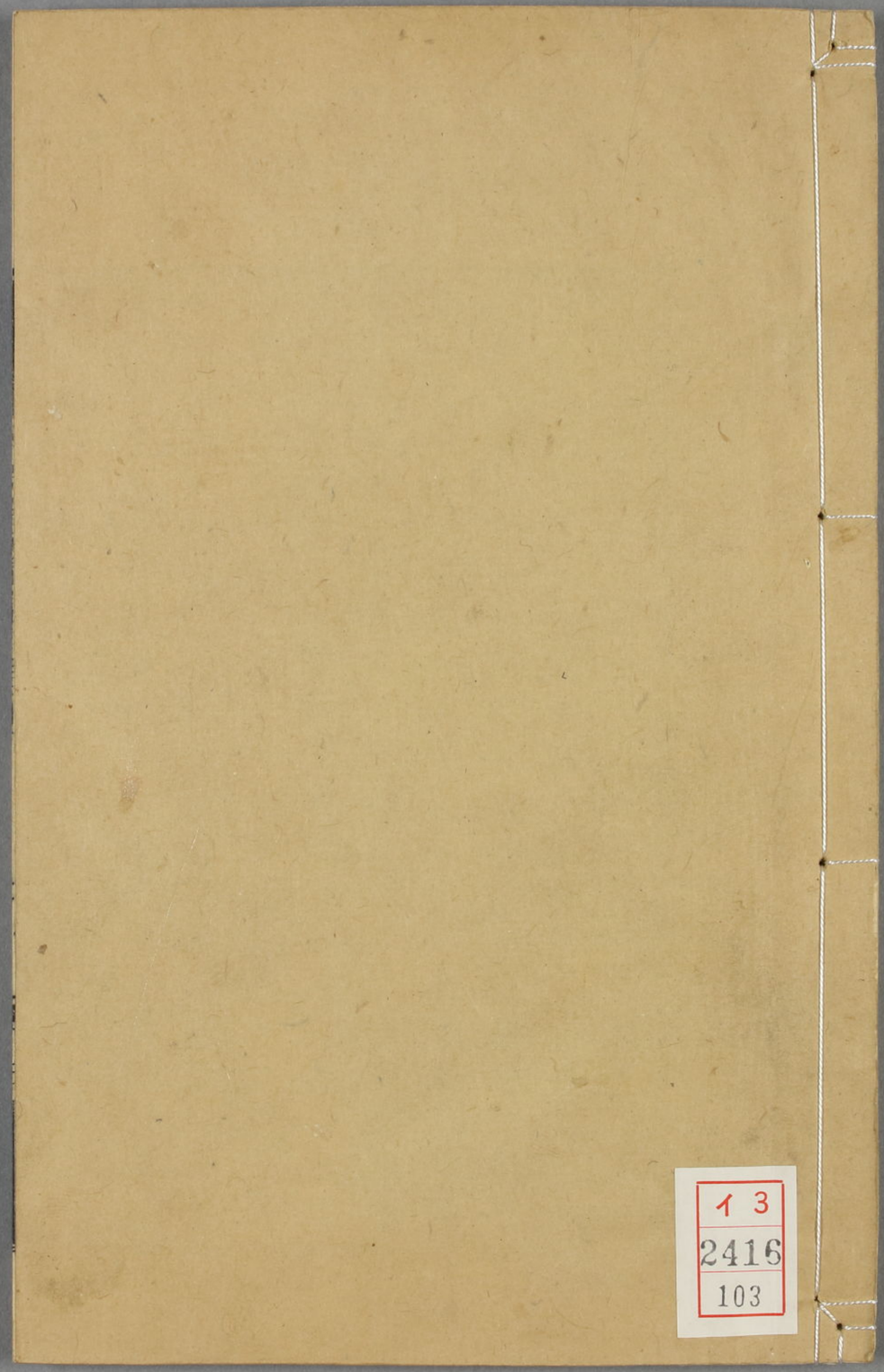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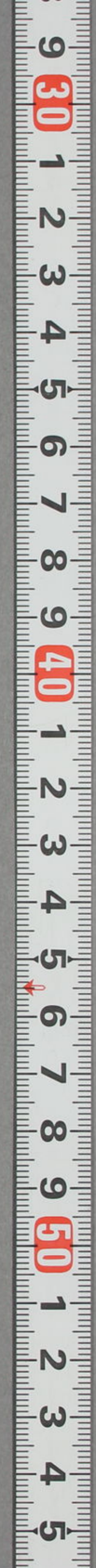




1 3
2416
103



1.3
2416
103

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又曰氏叔琮自太行入
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
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
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
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於太原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
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　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

<2004-663>

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

旋軍三

允當　將班軍志曰允當則歸國人喜以迎之注晉師有功歸勝矣

歸　喜逆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門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先入者歌出也

必屬耳目焉　反旆　楚令尹南轅反旆以勞還杖社以勤歸也

故不敢爾

洗兵　止戈

出教　抗表　後漢書楊虎傳曰曹操平漢中欲因討劉

出車　楚以勞還杖社以勤歸也

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已外曹莫曉楊脩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脩降於于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曾書曰貴充爲伐吳大都督孫之戰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云云

振旅　凱　向師哭　傳晉城濮

舍爵策勳　軍還之禮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傳凡公行告于

歸而飲至　即戎以出　盡敵而還　歌方發於采薇入而振旅

獻俘授馘

功已成於破竹

旋軍四

賦競病韻梁曹景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相催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幹當公事回涑水紀聞曰曹彬既平江南回詣闕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謝神取錢鐵圍山叢談曰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朗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聲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劍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嶺嗇關敗智高平置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十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射鬼箭

遼史曰旋師以一謀者植柱縛其上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

旋軍五

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

殿一

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也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璝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唐書輔公祏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祏以精兵數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鬬大破之　五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爲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爲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毆二

原 探簡　橫矛

後漢鄧禹字仲華赤眉至人憚爲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著筒中令探簡張宗曰豈辭難就逸遂破飛拒後瞋目橫矛曰是赤眉也蜀志曹公追先主張翼德可來決死衆莫敢前

增 出則毆　還則毆

五代史曰霍存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共前出則爲其毆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斧州史料曰湯和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劒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毆後

伐大木　乘小輿

唐書封常清傳曰安祿山陷滎陽常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再戰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毆之南史韋叡傳曰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海州知州魏勝救滕最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毆以大刀奮擊金人望

毆三

自斷後　復相隨

蜀志注趙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初不相知何故鄧芝曰雲武功部

連車塞隧　策馬入門

晉之辱也注沙衛奄入伐齊而毆將入門蒙其齊人故辱國論語孟之反不伐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身擁數百騎毆　身以五百騎毆

唐書實軌傳曰賊掠宜春詔軌討之初不利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大破之

自斷後　復相隨

蜀志注趙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初不相知何故鄧芝曰雲武功部

以下軍毆

夜襲蔡率中軍三

光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兵級數十槍冒刀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

通鑑梁紀曰吳兵與梁兵戰于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毆吳人不敢逼

連車塞隧　策馬入門

沙侖連大車以塞隧而毆殪納郭最曰子毆國師論語孟之反不伐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增

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領馬步軍三千引而東六十里止囉張柴礦其戍以殿段文昌平淮西碑曰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軍三千以殿其後萬二千人爲殿五代史曰蜀平魏王繼岌班師使殿曳柴金史鶴壽傳曰宋命康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宋人圍蔡州鶴壽請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遁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麾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遁至陳寨而還

獻捷一

增典故紀聞曰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勦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撰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并爲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濫極矣

獻捷二

增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

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僚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太宗本紀曰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　通鑑唐紀曰王重榮函襄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侯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　又曰劉襲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襲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　通鑑宋紀曰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獻捷三

奏愷　獻捷　周禮云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　左傳晉侯獻齊捷

入俘　獻俘　稱伐　晉文獻楚俘于王邵至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取號之旗　獻楚捷于周驟稱其伐　搴旗

致果爲毅　破竹　建瓴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懲淫慝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又云晉侯使韓厥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楚勝鄭　吳入楚　公羊傳云楚莊王勝鄭伯內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執茅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楚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楚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若曰無人也鄭注云陳器樂縣也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築武軍　封狼居　左傳云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于周　在和　大定　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云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一碁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又云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

聞喜　獲嘉　邑嘉首以爲獲嘉縣

三捷　七擒　詩采薇章云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鄭箋云定止也將帥之自安也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飲至　數俘　蜀志諸葛亮擒孟獲詳俘獲出但數所獲不將以歸也

吉語　凱歌　漢書烏孫圍段會宗陳湯注曰不出五日吉語聞

凱還之歌　得禮　如實　齊侯來獻以得隕命之禮征伐主國君之邊亟數也隕命禮征伐所獲之數欲以大武功示民淵字子是破賊文書法有隕命禮爭義不爭利也魏國祖問之淵曰夫討外寇多斬獲之數以一爲十淵上首級如其實太聽也今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漢書云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

振天聲

山銘云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陸機祖德論云走雄孫于長浪收希世之洪捷因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大壯之

破郅支

斬温禺

漢書陳湯破郅支得漢節詳攻戰班固山銘曰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涕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

拘諸原獻在泮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注先軫怒捨孟明矯矯武臣在泮獻馘

執訊獲醜

詩鄭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史記云燕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

振旅闐闐

攸馘安安詩采芑篇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謹案兵入曰振旅振猶止也闐闐謂戰止整衆而歸鼓聲闐闐然也詩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箋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連也連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獲也

戎服將事

葉街懸首

子產獻陳捷戎服將事曰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首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有詔將軍議是竿氏姜氏勞楚子獻捷乃示之以停馘

以訊馘告

禮

以俘馘示

鄭文夫人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功於社

獻捷于王

周禮

時奉我天誅

受脤以行方見采薇之詠

獻俘而入旋聞破竹之

獻爾月捷

我武維揚

我戰則克

賞不踰

功

獻捷四

增詩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凱歌千里內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幸無事自此樂堯風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岑參凱歌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劉長卿平番曲曰絶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軍詐一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又發啓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狐狸故彼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鷙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

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

軍詐二

增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爲將敗羅於鼓者貝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吳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 唐書王世充傳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

而出奮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思明希
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
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
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
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初光弼謂李抱
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
棄之抱玉許諾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
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
夾擊俘獲過當　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
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

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
弩越赤心歸唐婆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婆夷即弱水也
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
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又薛萬均傳曰
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教羅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
自以精騎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渡擊之　又王睃
傳曰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睃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
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
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荔
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摯恃衆直逼

城元禮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隨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通鑑唐紀

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温奮擊破之 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 又曰趙暉攻鳳翔墜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通鑑宋紀曰鄺璦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璦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璦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又曰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

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弇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贛盜先是賊廣設諜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葺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

稍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門橋何爲曰木橋遣閽者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爲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

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每以甚雨淒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呶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所散遺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已而陰訶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禦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為婦

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

軍詐三

原 會飲　竇書史記衛鞅遺魏公子邛書曰往與公子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以攻邛敗其軍　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禦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為婦

增 張疑幟　作機橋　唐書王雄誕傳曰李子通以精兵出不意乘高蔽嵩張疑幟燒營遁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追擒之　又康承訓傳曰龐勛反承訓作機橋維以長組賊不得戰殲之

原 欲渡而伏　因勢　尚謀刑法志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許注謂孫武事豈尚詐謀哉

坑降　後漢虞詡為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羌衆數萬餘圍之詡陳兵令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衣服迴轉四周衆恐而退設伏邀之大敗　白起詐坑趙降卒四十萬

不期而薄　韓信擊魏益爲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　左實右僞　周亞夫擊吳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也　擊東備西　僞以衣服爲人形晉侯伐齊平陰事

匪念德攻　增曳柴揚塵　伐木列炬　唐書顏杲卿傳曰元宗拜杲卿兼御史中丞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恭領百騎爲先鋒馳河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之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擺甲常之見其羸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縛葦爲人　結草爲人　又張巡傳曰城中矢盡巡縛葦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葦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盡巡縛葦爲人千餘乃以死士五百斬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懲益兵圍之　五代史曰莊宗入魏劉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旅臧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閉壘示怯　緩師示弱　五代史曰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　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李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中糧少利于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

爲餉船車又裝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車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方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相持初土人亟乘輕船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填軍人望見謂餉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填軍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馬投填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滓以趨船令船中逆又別取一馬滓以趨船令船中逆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填軍詐云投附填便遣兵迎接競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並不取受相持歲餘填等不能爲貢獻通鑑唐紀曰朱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募有能入城告茂貞曰全忠寨兵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寨兵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

城爲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迎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軍皆林馬飽十丁未旦偃旗幟潛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

詐爲逃亡

制

兵已敗不如速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鄜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詐爲降書

言救兵

珍去鄜二十里遣精兵陰使人召珍約開門而朱裕登陴開門內珍人從城上縋石以投之兵挑之鄜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而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鄜城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鄜之珍軍皆死甕城之內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

五代史曰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葛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瑾閉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聲言取蘄

陽言旋師

唐書曰李希烈反曹王皋遷江西節度使循歷浙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取蘄引兵艦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取蘄引兵艦去蔡山不可攻皋聲言西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三百里皋遣步

又屈突通傳曰劉迦論反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狥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

詐爲糧車

僞

忠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始盡茂貞自是喪氣又曰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謀討全忠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

曳柴燃草 列幟燃芻 通鑑後梁紀曰李存審將至幽州契丹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揚塵而進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又宋紀曰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遏廂軍二千出禦之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幷師來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幷州已還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空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幟負一束芻距州四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以爲幷州兵陣于其後戒勿驟而北未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銷砦擒擊大敗之

僞若行賞 佯若奔潰 奔州史料曰滁饑郭子興與諸將謀所向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爲元服裝以四橐駝載物僞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陽而取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又曰王守仁既破浰頭賊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山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則賊皆就縛

無掩襲之計 羊祜克日戰

軍詐四

射觀者 通鑑曰周韋孝寬與尉遲迥戰于鄴失利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乃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 又曰李銑陣江北夜燃束葦人執二炬景亂水中覘者以倍告叢萬炬疑賊前鋒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疑賊節爲

永王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

唐紀曰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令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入如此城安可猝拔

偷兵術

又曰李德裕奏事官高鎭州奏事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弗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遣諜者詗其抽散歸屯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

樹長木若帆檣

通鑑宋紀曰曹彬遣都虞候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逼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騎促因縱火拒戰魯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特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繫帛馬尾

兵略纂聞曰許進巡撫大同時敵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擊號六萬夜燃烽火以疑敵敵竟去

夜束火牛角

又曰都督山雲宣德初鎭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雲乘大牛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夜縱白羊千頭

又曰王倬令餘于時嶺盜殺信豐尹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擂石兩下莫敢進仰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譟從之賊矢石比曉進兵大破之

軍詐五

詔唐李贊皇賜石雄詔曰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蓋爲自防豈暇侵佚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

疲兵一

增 三國魏武帝志曰公與袁紹在官渡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通鑑唐紀曰董昌反錢鏐攻之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　又宋紀曰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

疲兵二

原 勞師遠襲　老師費財　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久出爲老　困獸猶鬬　創病皆起　傳　李陵書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人無尺鐵　民不堪命　兵盡矢窮公立十年戰民不堪命　師老敵彊　疏勒重圍而井竭　師勞力竭　上耿恭下李陵　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　齊師背城收餘燼而借一

疲兵三

增 疲老　唐書韓收曰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歸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必縛致　魔下　又陸贄奏議曰機會不及則失爲弱武功部　勇廢爲怯衆失爲弱　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怯衆

疲兵四

增 詩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泱漭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劒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劒氣凌雲却笑聞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 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

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遂滅庸 又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自皐舟敖 又曰昭公五年蔿啓彊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漲惡蕭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

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又薛舉傳曰劉文靜
殷開山觀兵于高墌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
敗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
田珍爲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
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
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巔石四面以擊賊又
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霧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
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又楊烝仁傳
曰爪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烝仁募趫獷倍
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又李絳傳曰絳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
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
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
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
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　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
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
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　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
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
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
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捷徑奄至縱擊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五代史曰莊宗初聞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又曰王彥章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豎才果誤予事　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渭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　又曰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於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說選曰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

叛武陵酋豪王達咬牙等十數人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鎬單騎遁走　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滌等八州　又曰儂智高陷昭州仁宗乃除孫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說略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遂下滁州　八編類纂曰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弇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脫古思帖木兒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煙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被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　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巡按御史解晃奏闔瓊呼賚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為失策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

得脫者

無備二

原 狎敵 罷屯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漢書韓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七言田作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嘔血而死

恃陋 易小申公巫臣謂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巫臣曰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楚伐莒克三都君子曰恃陋不備罪之大者淡辰之間楚克三都無備也夫魯及邾戰公卑邾不設備藏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況于國乎

楚 恃吳 小羅 易晉左傳楚莫敖伐羅鬬伯比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人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又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不設備不可以五稔注有功謂敗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虒遂伐鳩茲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又曰襄公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鮒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原 習孝經 納斥候 涼州刺史宋泉惠多寇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使知義蓋勳時爲漢陽長史諫曰崔杼弒君慶父篡位齊魯非無文學今不急靜難之備恐取笑朝廷泉不從奏行之果被詔責示不相備

難 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侯君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士約資深入及其衆心曰蘇定方伐高麗不克高宗詔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士咸欲還仁軌曰不可掩天賛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法敏議去留計將安出仁軌曰阻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

繫 不可恃 不可 師臧文仲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取黃澤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縣爨蠻抵蜀擣闢一品集曰任畹李丕與臣狀兩道魏城路陣後被賊掘坑壍至深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城而處伏望詔義忠朝請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宋不儆莒未陳左傳曰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汶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汶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又曰昭公五年莒人來討蚡泉莒未陳也原身不被甲藩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以爲軍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也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李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子產曰小國忘亡傳曰無備而官弋辦者猶拾瀋也

營部　不擊刁斗　取而

忘戰必危　忘守則危主父偃曰國雖安忘戰必危

無備官辦　不戒視

何恃不恐　過求何害傳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　雖曰薄威且乖重閉　增延壽開門　知温披闔唐書朱延壽傳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劉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進俄會將頃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逼也又崔知温傳知温遷蘭州刺史党軍權善才兵破其衆將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黨苑詳註曰張彦澤與契丹戰天大風契丹揚塵奮擊甚銳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彦澤即拔柵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鄚邨又大敗之契丹遁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鈹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陳未成伏兵止

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通鑑唐紀曰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援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無備三

增乘虛擣心脅

唐書張道源傳曰道源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亟兵應接俄而賊平

直擣其牙

又契苾何力傳曰吐谷渾主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薛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闕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

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

又哥舒翰傳曰賊將崔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進以陷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王師大潰不料天下

安危事

又崔植傳曰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日平安危事不復料天下安矣

不知兵所從來

五代史曰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于梁梁女嫁魏適允太祖乃遣馬嗣勳以言直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

乘人未備者莫若急攻

又曰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汴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殿死汴州平

南朝可謂無人

劉松嶺數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贏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不曉海路舟楫金史

金宗爲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

旦舟人望見敵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渡不得脫赴水死

無備四

增 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虜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又賜仲武詔曰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授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

不撫士一

增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咱民瘼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粒不饗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 五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

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　又曰蔡王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刳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不撫士二

原　睨酒　乞襦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與褐之父睨之注慫然服褐之人同得視之不得飲余無所繫之肯酒一盛兮予宦帝仲達兵士寒凍乞襦帝不與或曰王府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得私施　躡鞠　躡鞠注穿地作鞠室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蹙蹋而藏

匈奴　漢嫖姚將軍霍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上遣大官齎數十乘而士有飢色其在塞外卒乏糧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地躡鞠室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蹙蹋而藏

將軍匈奴黎耀戰敗毋閉門不納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下晁錯策　未嘗撫衆　不恤小人晉謝萬受任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乃集諸將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　蜀志關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不撫士三

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捍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倡優蒲簏相娛樂　又高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于而病奪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簏相娛樂渾瓏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　傳曰天責死戰其敗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　又陸長源傳曰董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軍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孟叔度希望又贇

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繼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

刮地以去　又程日華傳曰日華爲張孝忠牙將宗以滄界逼武前刺史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絶李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諭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毫髮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共逼日華領州

給故繒陳綵　又皇甫鎛傳曰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于輒壞士怒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　詬責士皆曰反虜　又張弘靖傳曰弘靖爲盧龍節度其詬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蓄悅軍中以氣自任衡之不撫士四

疏唐辛替否疏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一

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晉書載記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抔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抔入壘門爲勒獲勒質末抔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抔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

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余覩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長寇　狎敵　傳隨軍實而長寇讐下見穀梁　一縱　七縱　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　諸葛孔明事　下

俟有釁而不縱不可謂武　趙穿曰裹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脩德其避聞彊而退秦伯脩德晉其避之成師以出閒彊敵而退非夫也　敵不可縱

寇不可玩　縱敵患生　聊固吾圍　罔敵我師　軍既失謀寇將得計

縱敵三

時不重得唐書康承訓傳曰賊龐勛欲乘勝攻承訓或言蠶月宜息衆力農勛父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涣聞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

留賊爲富貴作地又劉巨容傳曰巨容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賊黃巢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將八人以功遷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勞人一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　通鑑元紀曰劉深征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二

苟人罷而不恤　則魚爛而可憂　苟無城惡之虞盍念民罷之戒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　役能罷弊人則不堪　恃陋無虞楚雖克莒　亟城不取秦亦敗梁　苟失其防城郢必闐吳入楚也　不得其備溝宮豈免梁亡　雖安必思危備欲侔於天險　而民不堪命患亦生於土崩

勞人三

增市物繼屬於墨遞子背望於道唐書魏徵傳曰徵上疏云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繼屬于墨遞子背望于道右戍番上復別驅仟市物繼屬于墨遞子背望于道右戍四鎮左屯安東又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狎以寇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一

勞人四

增疏唐狄仁傑諫征伐疏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增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孽童

致茲暴露然猶狁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

將交惡一

增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眞不協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眞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眞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眞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五代史曰李唐賓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忿夜走還宣武珍單

騎追之交訴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　又曰末帝以賀瓌爲招討使與謝彦章等屯於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彦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　八編類纂曰王彦章疾趙張亂政又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彦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彦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彦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

廉頗　藺相如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我羞爲之下　相如聞之不與爭　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　相如遙見廉頗亦引車避匿　於是相如門下生以爲恥　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　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後漢史遷曰智勇兼之矣　冠恂在潁川賈復部將犯法恂斬之復怒欲手刃恂恂每避後于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爲解之　遂交歡　不以私憾

可以私憾忘義率衆與遼破權　吳甘寧爲劉表守巴丘與呂蒙屯陸口蒙母遣人迎蒙蒙將行寧數挑蒙與語蒙不應寧乃渡江襲夏口蒙聞之即還追寧寧走投呂蒙蒙恐殺之不即還後寧竊酒禮與蒙母蒙與寧俱到蒙母前數寧曰汝昔在西山爲大賊殺人如麻今見我兒獨不殺斯須還船縛于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增纜解衣臥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蒙母徒跣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以私怨甘寧蒙母待卿食寧噓歔曰負卿即與蒙俱見母歡宴永日　休欲罪達　濬常疑渾魏志帝欲假賈達節曹休曰達性剛侮易諸將不可以爲督魏略曰休怨達遂呵使執豫州拾棄仗達曰爲國作豫州不爲拾棄仗與休更相

何以私怒　魏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不

表魏書云休欲罪達達絕無言晉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平吳後論功先後因不平渾子濟亦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二卿相惡　兩虎私鬬

左傳郤至曰楚有六間其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二卿相惡二　詔書諭解

賜酒諭釋唐書郭虔瓘傳曰虔瓘與安撫宣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宋史高宗紀曰紹興五年劉光世韓世忠忠張俊入辭命升殿以光世韓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

將交惡三

且願兩虎勿復私鬬南史韋叡傳曰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言景畧一怒自嚙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鬬

相視不交一言　八編類纂李光弼俱爲子儀都將二人不相

能雖同盤飲食常睜目相視不交一言

將交惡四

奏議唐陸贄奏議李建徽陽惠元兵馬狀曰四軍按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畧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忽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忽其事多淩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乞師一

春秋提要曰乞者畧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辭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乞師二

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
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爲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
曰成公十七年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
如晉侯使士鮑來乞師
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
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唐書顏眞卿傳曰眞卿加河北
招討採訪使安祿山反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嶠來乞師
嶠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特公爲金城清河西鄰
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
他城運之如臂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　又辛謹傳曰
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謹曰事急矣獨出可以求援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岅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异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劒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朝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劒直前厚本持之公异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惱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

請復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審權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　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告急　恤難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內是以告急同恤社稷之難

乞旅　藉兵傳楚子囊乞旅于秦漢陳餘從田橫藉兵注藉借也　出送

重辭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五十乘犯師而出送之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七日之哭一宿之行左傳吳入楚楚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兵史趙魏攻韓韓使陳筮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雖病爲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筮曰未急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筮曰急將變

乞師四

增 使百輩往乃許唐書劉仁恭傳曰仁恭爲葛從周等救克用爲侵邢洛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仁恭退壁瓦橋畏鼉歸窘於克用求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

蠟丸乞師通鑑唐紀曰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于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路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于李克用請復軍府于路州

乞師五

增 詩唐耿湋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脣齒幸相依危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鬬落暉常聞鐵劒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 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穀梁曰詰擔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質子二

增 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爲士伍

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爲邊害

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絶武后不納　又南蠻傳曰高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

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　通鑑唐紀曰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瑩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

質子三

增 交質　兩屬左傳曰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漢書鄯善國傳曰樓蘭遣一

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詔捕樓蘭王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向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國佐對晉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無益　不孝　左傳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又齊

說隗囂　諷師道　後漢隗囂傳曰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子恂隨歙詣闕　唐書李師道傳曰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請曰公今歸國爲宗尊畏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齡臣二百年天子不臣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

入侍　後囂反光武詠之　馬超據關中反家屬在冀曰俱爲曹操所殺　以子爲質　以女

爲質　唐書陸長源傳曰劉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眞卿相結眞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　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子闐國安祿山反勝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質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質子四

必唾其面　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眞兒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顏徹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眞兒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顏徹

請更以他王爲質　康王不爲動　漢書賈誼傳曰匈奴大入邊令發車千乘騎萬匹以略代地代王不敢擊使人報天子天子發八將軍軍長安旁以備胡又發三將軍軍句注北邊以備胡又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以東備胡以丞相灌嬰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聞之入塞而去

責用兵違擯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　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　請更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眞兒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顏徹

質子四

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爲質　唐書陸長源傳曰劉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眞卿相結眞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　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子闐國安祿山反勝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質勝勝

救援一

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

責用兵違擯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

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　請更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眞兒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顏徹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必唾其面　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質子四

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爲質　唐書陸長源傳曰劉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眞卿相結眞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　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子闐國安祿山反勝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質勝勝

增 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即拳也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魏書傳永傳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泝淮爲寇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徃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

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　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又辛讜傳曰讜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

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又白吐蕃圍鹽州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王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遷明立

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　又曰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梁紀曰石敬瑭徙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　通鑑宋紀曰儂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狥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　又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

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　又曰趙彦呐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僉州史料曰開平王率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劒叱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

原　犄角　脣齒　左傳戊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元其下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諺曰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竊軍符　絶糧道　史魏信陵君無忌矯命令如姬竊軍符于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　吳楚反攻梁梁急日使使請救丁周亞夫堅壁不出梁請于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但絶吳糧道吳食盡而退擊大敗之　戰罷兵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退擊大敗之　戰罷兵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劉備求救于呂布布背破之　劉備求救于呂布布好解鬬今植戟布至謂諸軍曰元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鬬今植戟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伏遂罷一發中之諸軍皆罷周禮宗伯以禬兵凡此亦宜濟弄丸之類

宗伯哀敗　大國救災　禮哀圍敗注同

盟皆會財以救若宋災也　不救則恥　不救而勞大國之于小國庶救其災也　不救則恥之　後漢書世祖擊赤眉取純伯山營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夜攻純純

選敢死士出賊後擊破之世祖明旦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請從簡書　不俟詔命　左傳曰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請救邢以從簡書　通鑑唐紀曰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率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

車駕　霽雲斷指　處讓截耳　唐書張巡傳曰巡復遣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泣曰睢陽將士不飽食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食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義士也為之發兵

觀望莫肯救　遷延不敢行　唐書張巡傳曰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文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又李光弼傳曰北邙

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叶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偪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有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　間道詣興元　通鑑唐紀曰德宗幸奉天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尚欲遷延崔縱先輩貲財爰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詳不俟詔命注

奉漏甕沃焦釜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于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出兵相犄角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

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聲聞數里通鑑唐紀曰馬擧將精兵三萬救四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勉兵至城西寨擧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黃柑遺敵通鑑宋紀曰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敢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

救援四

晉詩唐杜甫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曰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退散一

周禮春官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牽牛車恐爲敵所得也

退散二

左傳曰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三國典略曰周武伐齊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齊衆大潰軍資甲杖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人　唐書李密傳曰王世克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闐塞世克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克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兵亂

遂潰引騎遁武牢衆稍散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　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渡喧叫震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壍士馬奔蹴相壓迮少選壍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　兵略纂聞曰宸濠反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退散三

原 一肯三北孟明敗秦師曰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肯掩大德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吾爲怯知我親在故也棄甲倒戈華元棄甲復來鬥有於後以北大崩重罪大崩曰敗績失師爲罪已重抵罪奉主魏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將軍破于外而家罪于內其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壽云師不功則厭而奉王注厭丧祠也喪師覆師子師徒何以復命席卷厓解宵遁宵潰敗衄逗撓旗靡風聲鶴唳齊師敗逐之石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爲之不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商周不遠越曰再敗軍師死且有罪北戰敗也輸亂輸亂望其旗靡故晉苻堅以百萬入寇謝元謝

敵蔡衛不枝傳商周之固將先敗敵知難而退聞彊而退軍志曰知難而退非夫也軍有敗謀師無成命既未知兵何以爲將此無遺鏃之費彼有倒戈之功戰士不能深入大夫無乃淺爲授再衰三竭之鼓呼再戰再北之師晉人拔數奔之旆衛侯去甚敗之旗有令出征且期後勁無剛嘗寇遽見出奔

退散四

粉潰淮南錄帥事曰白羽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軍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饑薪燔肉更送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

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

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哉遂陷滑州每退必赭其地又曰契丹主伐元昊元昊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兇問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

退散五

晉疏唐周太元彈李聽疏曰委貝州而不守燒却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

敗將一

晉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院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敗將二

晉史記刺客傳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

又馮異傳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蓋延傳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洒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穡敏江夏王義恭名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祿山反仙芝副榮王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脅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曰安祿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潼水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

收潰卒保武功待皋於朝　又房琯傳曰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縱牛悉髀栗賊投矛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　又李師道傳曰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懽晏平歸以爲元濟兼師數萬而晏然居內

與妻孥戲博必敗之道　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援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介然度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凡旬六日城陷　五代史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括合綰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諜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

資糧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 通鑑宋紀𠃊慶曆四年
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
斬於塞下以示西人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
月甲戌朔以王瓊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
使 弁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
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許且令得以一切
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
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
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
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

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
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
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士卒墮
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原 貢軍失屬 死滅貢軍之將貢敗也 奔傳失屬亡師 責功

補 減死 除名 晉書曰張駿爲涼州牧西域長史李
柏請討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
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 隋書曰宇
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乙支
文德復遣使爲降請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
因其詐而還衆半濟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止九軍

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
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
怒以遞等屬吏除名爲民　死將　畔敵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
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使射者十士攢射
欲不斃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　海錄碎事曰將軍
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陣中國羞注畔敵謂不敢當敵也　後漢書甲復來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
貞子諫云謀人之軍師敗
則死之困獸猶鬬況國相乎　困獸猶鬬　棄甲復來　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貞子諫云謀人之軍師敗下宋華元事

將有敗謀　軍無成命　不可以師　何以爲將　增

傳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　海錄碎事曰孟明之敗
匹馬觭輪無返者　魏志于禁傳曰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
待封嘗爲部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

節度仁貴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
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
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仁貴退居大非川吐蕃益兵四
面合戰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
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　申脰就鞅　蹴足入絆　注見降二　原陵心竊慕此　參肉足食乎　李陵書范
蠡不徇會稽之恥夫差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
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伍參欲戰孫叔敖
云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既謀之不臧　盍死而無悔　疏勒井竭將軍未降　耿恭　居延矢窮都尉已沒　李陵　楚殺得
臣再世不競　秦用孟明卒復東征　亦既敗軍未及
楚殺子玉　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

敗將四

增獨與二十四騎還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鄧禹印綬數月拜右將軍赴澗死者如積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假機都督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人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唐書屈突通傳曰通授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詰朝大戰破二壁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遠擊其背顯和遂潰通勢蹙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勞勿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以此懷之

士死麻葦陳壽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那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又房琯傳曰琯分三軍趨京師中軍北軍遇賊沒爲甲門敗憫者垂狐尾以手其首以表狐之性怯

棄馬縋城而出宋史徽宗本紀曰郭藥師與高世宣楊可世等襲燕蕭幹以兵入援戰于城中藥師等屢敗皆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

用六甲法又欽宗本紀曰金兵圍京城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啟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托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

有敗氣奔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燕王南下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驕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燕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言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

敗將五

增文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壑兮生死決

善敗一

普通典曰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

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於鬬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又李希烈傳曰希烈反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時洽將高彦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彦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善敗二

不亡　自若

善敗者不亡不利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勵器械帝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敵國　增德　脩政善補衰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孟明再敗後增脩德政重施於人　亦能軍　終奮

吳漢字子顏諸將見戰而不亡矣

鄧禹北征西河以功拜大將軍與赤眉戰於崤底禹軍敗走入谷中自投谷中有王泉水禹以馬策擊泉水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而志意自若後漢馮異鄧禹被赤眉

劒一

原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璇劒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曰韜劒衣也亦曰韇（音饒）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劒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

所敗異棄馬步走至迴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辟約期復戰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收之桑榆　爲後圖　收餘燼漢晉春秋街亭敗後或勸諸葛亮更發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以爲後圖民忘其敗　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察傷夷　補卒乘　增復成軍　益治軍　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討大食罽怛羅斯城會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彈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陣　又馬燧傳曰汴將李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討之帥劣鄭之兵潰而西李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

湛盧豪曹魚腸巨闕諸劍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邪鏌邪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太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未肯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以其陰獻之闔閭闔閭得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劍見典論　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劍見崔豹古今注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於甲盾戰國策曰韓卒之劍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　此天下名器也見列子　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見賈子　禮之所興也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

爲劍鎧矛戟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皆古良劍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初學記曰周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兩從半之劍脊兩面殺趨鐔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之所握鐔以上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卻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其後楚有龍淵泰有太阿工市吳有干將鏌耶屬鏤越有純鉤

秋露繁 舊制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儲君禮均羣后宜劍爲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爲則知劍履上殿久矣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琱瑁爲雕飾見周遷禽服雜事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澤精之劍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增 玉海亢倉子曰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蜺 又續志注曰漢舊儀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古今注高祖爲亭長提三尺劍及貴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之 廣雅曰燕支

蔡愉千勝墨陽並稱名劍 楚詞曰執棠谿以拂蓬乘干將以割肉

劍二

原 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增 詞林海錯曰荀子剄以獨鹿棄之江注與屬鏤同

原 列子曰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騧

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劒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劒臣有三劒惟王所用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代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精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爲鋏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鬬雞一旦命以絶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　呂氏春秋曰荆有攸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攸飛攘臂袪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純鈞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

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氷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劍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含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劍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台風胡子問之此劍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户之都乎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越絶書曰楚王名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區冶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鍔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鍔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

可枉文若流而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折晉鄭之頭畢白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　增　又子貢傳曰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又任安傳曰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　原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至門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　櫑磊落壯大貌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　東觀漢記曰世

祖時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增 後漢書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賜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又蔡倫傳曰倫為上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曾以寶劍與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磐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占者以為吳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

水變爲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增唐書劉仁軌傳曰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劒又高駢傳曰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劒須眞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又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劒鬱刃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

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並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又曰裴度發蔡州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又曰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爲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劒指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

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
印劒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
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劒
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又曰田令孜奉
僖宗發寶雞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
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
得前　又曰高郵鎮遏使張雄淮南人善劒號張神劒
　五代史曰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
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元行
欽望其旗而識之一騎飛馳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

梁兵解去　又曰霍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
者獨容淳于晏徒步以一劒從之榛棘間以免　又曰
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安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
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八編類纂曰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
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
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宋史眞宗本紀曰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劒詣闕帝曰
若奬用之民悉好劒矣遣還　兵畧纂聞曰孫炎爲處

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青田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以一寶劒奉炎炎以爲劒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仍草數千言陳天時人事

劒三

原 鐵莢 金頴 上詳劒二下詳劒一 飾鮫 雕蚌 山海經曰鮫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劒 周遷輿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惟朝服帶劒 晉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 龍藻 上詳前紋劒則含章飛景冶剛露皓流虹蔚波映或龜文龍藻若鋒氷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步光 飛景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 下詳劒二 齊金 楚鐵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分宥問罪入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 下詳劒二

玉頭 珠口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下詳飾鮫注 犀表 魚文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命彼國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淮南子曰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又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則水斷龍角高誘注曰純鉤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

賜馮 賞魏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 張瑩漢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劒玦衣服 辟閭 巨闕 並詳劒一 候天 占氣 上詳劒一注 鼓橐 駭鱸 上詳劒一注 墜竹 帶槐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劒五枚三大二小三曰豪曹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實非寶劒也 遷地 徹天 上詳劒二下詳劒一 髣髴 飛翔 舞

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劒不登斬而辱則墮於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劒竹盧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頸飲濡其刃以爲利也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劒侍功曹月朔晨朝並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爲吏終不免賤役即投火於地以劒帶槐趨出府門太阿干越史記李斯諫逐客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莊子云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神器　異物　張協七命云神器化成陽文陰漫雷煥云靈異之物鍾儀當化去

梁冀帶劒入省張凌字楚中劒履上殿鄧師宛馮有善劒一歲俸贖罪

斬馬　買牛　漢書朱雲請上方斬馬劒斷佞宛人鑄劒者因以名焉宛於馮鑄劒因以爲號

常盛　不折　史記衛綰賜之臣一人頭謂張禹也渤海太守令人賣劒買牛龔遂爲

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使取之六劒常盛未嘗服

洗削　莊子曰復讐者不折鍔鄒

砥礪　史記貨殖傳鄒氏以洗削鼎食法言干將鏌鋣古之良劒猷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增曳影　滅魂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曳影之劒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起指其方則克伐未用之時常在匣中如龍虎之吟又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遇魑魅

玉琱　削緣　楚辭曰撫長劒兮玉琱琱草名緣把劒之物言其劒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也

氣白　色青　拾遺記曰漢上皇賜高祖一劒高祖常佩於身以藏三猾及天下已定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酉陽雜俎曰大曆中嵩郵人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尺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之中得一劒長二尺色青無刃

蘭葉　蓮花　景苑詳注曰唐詩蘭葉千旗照平浦蘭葉劒也

扁諸　靈寶　潛確類書曰皇覽闔閭既鑄成干將李白詩曰起舞花劒行歌明月宮

莫邪　龍淵　夢溪筆談曰錢塘聞人紹一劒削十大釘皆截劒無纖迹用力屈之

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古之所謂靈寶劍也

斷水　破山　拾遺記曰越王勾踐鑄八劍一曰斷水畫水開則不合得劍貫胡售以百萬約明旦取之農夫夜歸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石遂中斷詰旦貫胡載鐵至視之歎曰劍斷故曰此名破山劍惟可一用

吹毛　吼血　杜甫詩曰騎突劍吹毛杜甫南郊賦曰長劍吼血

斷永　揮馬　出於林帝射四發甄壹四永一永躍及唐檢傳曰儉從獵洛陽苑羣永突川始聞辛豕軒名訪之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豕軒適倚樓劍斷永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養疴漫筆曰陳同甫名亮號龍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光之劍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　詳劍二

書云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鯛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鈞鐔放效尚方事

鑿羣山　除妖　傅元正都賦云苗山之鐵以為劍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截輕鴻灑奔駟於中衢斬雙蛟於大江將以威天下而鑿羣山　魏文帝書曰僕有劍一枝　賜陳遵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進孔休　東觀漢記云陳遵破匈奴詔賜駁犀劍　漢書朱博奏王莽為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之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　進左手捧　休守新都相休候之莽進其玉具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

水心　漕進劍者左手尊也　秦昭王三月三日於水中捧水心劍以奉王

曲水　宴有金人於水中捧劍　五色　王子年拾遺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光照於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射人帝時茂陵人獻寶劍上銘之曰直千金壽萬歲一人敵　又云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劍上銘之曰直千金壽萬歲一人敵

匣　千金銘　西京雜記云高祖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光照於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射人　又云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劍上銘之曰直千金壽萬歲一人敵

諸吏帶　漢書項羽學學萬人敵又云魏相以文吏為丞相史記司馬氏在趙者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奏事

司馬傳　東方學　史記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劍術也

衛君子　東方朔十五學擊劍武功部

倚天外　入指　斷佞臣

端上詳後長劍耿介注孔帖九國志曰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送謠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嘆聲視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伎佐酒公何懼也及舉手此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此俠也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凡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故婦人與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乃騰空而去

贈刀劍錄曰丈帝以初元十六年庚午鑄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拾遺記曰昆吾山有獸如庫中兵刃皆盡忽見雙兔殺之有鐵貴人爭帶之則天下宴清如安史黃巢之亂劍生黑煙蜀天不差毫髮沛公已去鴻門宴使張良以白璧一雙獻項王以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兔食銅鐵吳國武庫中兵刃爲兔所食乃鑄鐵將雌爲莫邪

刻龜形鑄兔瞻

韓信劍　項襄劍

撞玉斗王塵集曰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劍每生神光則

生神芝

撞玉斗而受璧置之座上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碎之

碎狡貌遺龍鳳

杜陽雜編曰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狡貌不足憂也及乘輿

斫狡貌不足憂

及乘輿應手而碎上曰吾碎小寇如狡貌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孔帖曰

五代孫德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鬬雞結雞綾遺之

揮雷霆斷兕犀

淵海曰劍揮雷霆斫巷風雨風雨淮南子曰風雨之所興起雲氣龍虎之所合也

原德行則福

縞衣將以斷兕犀

斷兕犀記纂

銘云德行則福德廢則覆大賈劍銘云德行則福德廢則覆大賈之銘云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以道德爲則興倍則德則崩

仁義爲劍

謀謨爲劍鹽鐵論曰仁義爲劍莫之敢

當莫之敢禦云今將以謀謨爲劍

苗山之鋌

耶谿之鋌風於秦正都賦云五采文身質美光炫激衝秦鑪飛光天之烈鋌張協七命云

陳思王征蜀論是也劍戟以築畧爲旌旗

楚之陽劍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鑠越鍛成乃煉乃鑠萬辟千濯豐隆奮椎飛巖扇炭

蛟龍捧鑪　男女進火

銅鑄五口下其銅於神鑪中以桂薪燒之以剛炭鎔之又云雷公鼓橐蛟龍捧鑪挖朴子云以五月丙午日自取壯令童男女進火劍成各長三尺六寸五分帶之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

煉質定形　淬鋒斂鍔

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爐玉子洞聖主得贊臣頌曰工人之用純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砧砧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磨華陰土代眞龍陸剸犀革

人形雷煥得寶劒二取南昌西山黃土拭之光豔照曜送一劒與張華並送黃土張更以華陰赤土磨拭之劒光愈亮名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

飾犀雕玉

綴珠飾璜曹植七啓云步光之劒辟以文犀雕以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本足稱焉隨波截鴻水不漸刃傅元正都賦云龍淵太阿巨闕干將純鉤莫邪辟閭步光綴以南海之珠鍛以夏后之璜

色如秋霜　水淮南子云夫純鉤之劒

色如秋水　秋霜　子云寶劒之色如秋霜越絕書云太

劒色如秋水　陸剸犀甲　水截輕鴻　淮南子云夫純鉤之劒

犀甲　陳琳武軍賦云其劒則越金楚冶棠谿名工清澄皓刃苗山銳鋒陸陷元犀水截輕鴻

截蛟斷金切玉　可值萬金

劉子云薛燭之寶劒雖未陸斷元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呂氏春秋曰伍員下詳後指月倒蠚注　其值千金　可值萬金

人刺小船從之求涉丈人刺船渡之已絕伍員解劒以與之曰此劒其值千金願獻之丈人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豈值千金劒乎辭不受世說云鍾會是荀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於母取之

長劒七尺　長劒一丈

漢書廣川王去疾繆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王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　班固幽通賦序云備之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劒長一丈公諫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天下名器　上世名器

烈士傳云干將爲晉君作劒三

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殺吾爾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以奉晉君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擬君頭落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冢　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皆上世名器　長劍耿介　長鋏陸離　宋玉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外　楚辭云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巍　淮南子喬木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注長鋏劍名　汲郡冢劍　一劍　一劍　一

納劒求地　解劒挂壁　管子云桓公與魯莊公及曹

懷而求割地　益部者舊傳云趙莊公與曹蹻並納劒於
珪乃歎曰吾無大志故爲人所輕乃解劒挂壁曰珪不
乘駟馬車不

遺劒與兒　守劒於路　風俗通云沛國有富家趙某者

復佩劒也　子年數歲失母後妻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與兒年十五以劒還之後女不肯與請族人謂當以劒占之夫劒主以決斷死者度此女必不還其劒故以此令後人察之耳於是聞之官官乃奪其財悉以與子方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後將改過子幸無使王烈知頃者老父失劒於路一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之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曰守吾劒於路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其人乃語之覓而視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末喜佩劒　李寄請劒　列女傳云末喜者夏桀之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　搜神記云東越門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臨中有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巫

現云欲得童女當以八月祭之凡祭輒吞已用九女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往伺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以劒所殺越王乃聘爲后

淬龍泉水　刻鹿盧形　孟康曰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劒特堅利古此古劒以玉刻鹿盧形

刀出匣之鋒　唐

使丁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一名捕日以之指日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日則斬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以之指月蟾兔即飛烏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曰眞剛以之切玉如削土木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　拔劒擊柱　鳴劒抵掌　漢書叔孫通傳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後漢書論曰藏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在於伊吾之北

黃蛇繞灘　青龍突陣　廣異記曰唐開元末武勝

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逐一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人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飛去吏人往視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　酉陽雜俎曰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臣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何不能害青臣答曰常見青龍冷譯問衣大蟲皮者爾若叩銅鐵我謂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神助將軍也青春知乃乃劍之有靈也

憩遺元冀　燧

唐書李憩以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平之元翼拜謝曰敢又以寶劍遺李光顏光顏嘗從河東有不承而愛其死力又李光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顏傳曰光顏嘗從河東軍為裨將乃解所佩劍贈之

操劍參乘　抽劍斷鞅　續漢書曰

駕出則侍中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鄆棠太子與郭榮扣馬以諫齊侯將止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永治四方　各投五嶽　劍刀

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之者永治四方　又曰周昭王鑄

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

刻漢平名　鐫魏武字　又曰漢平帝術元始元年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佩之幽谷得一劍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佩之　又曰魏武帝嘗於

賜陳寵　**安帝賜馮石**　後漢書云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椎成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東觀漢記云馮石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駿屢具劍紫文綬玉玦各一枚

投劍事陸機　山堂肆考曰張良事漢假作道人賣劍時信在楚王麾下信見良問曰此劍何名良曰一劍君若用此必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敘事良因說信歸漢信從之　又曰將軍劍二曰諸侯劍三曰天子劍各一數日賜一枚

賣劍說韓信　韓信有將佐才時陸機赴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朗林指揮左右機於船上遥相謂曰君才如此亦作劫耶非獨污名亦玷宗戚淵遂涕泣投劍改過修行機珍重之便與定交

原候時去國惡無道於吳王　入夜干星幸見知於雷煥

劍四

增爲隋侯劒立祀漢書郊祀志曰神爵元年爲隋侯劒立祀未央　授斬蛇劒後漢書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寶劒授　唯得使社公捜神記曰會稽賀瑪字彥瑤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溫二日蘇云吏以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函中層有劒使瑤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而出有劒使瑤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唯得使社公耳　記山川日月　刀劒録曰夏禹子帝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劒藏之秦望山上刻二十八宿面背有文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同寶鼎之在汾州　豐城寶劒賦曰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鼎之在汾州　大梁氏之劒　水經注曰梁國多池沼時沼中出神劒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

劒

七星劒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有古劒七星隱顯隨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疥癩寶　唐書顧彥暉傳曰彥暉爲東川號疥癩寶使養子瑤佩之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節度嘗會諸將堂上以所佩劒潮傳曰衆推劉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剸劒祝曰拜而劒三動者我以爲主地剸劒祝曰拜而劒三動者我以爲主主至審知劒曜於地地衆以爲同之違者先齒疥癩寶　拜三動又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　鱗鋏星鐔酉陽雜俎曰得一劒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牖翫翫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蚪髮露劒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劒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爾不堪君玩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晴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橫磨大劒立今天子中國史曰景延廣謂契丹使者曰先皇帝北朝所有橫磨大劒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直須長槍大劒又曰取筭天下

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則安所用哉　板橋王氏劒又曰馮靈武前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劒曰此板橋王氏劒耶吾聞王氏劒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玩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　六印加劒錦繡萬花谷曰宋凌策舉進士後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劒遺之其後官劒外者凡六人以爲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　夢威寧伯貽劒明王奔州史料曰王守仁登守仁少則夢威寧伯寧伯所佩劒爲謝則宛然如熟覩矣益沾沾自喜　陳劒堂皇又曰大司馬劉天和總制三邊萃羣帥而誓之爲牛酒饗士陳二寶劒堂皇指左劒曰有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　馬授墜劒明兵畧纂聞曰儒南門時衛指揮同知侯端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弔橋衛端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馬包怵然一躍直過城濠舍卒間隧一劒於地馬銜起授端

劒五

增詩古詩陌上桑曰腰中鹿盧劒可直千餘萬　源魏文帝歌辭云越民鑄寶劒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凶致福祥　又歌辭云歐氏寶劒何爲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　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寶劒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晉傅元歌辭曰寶劒神奇鏤象龍螭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電影氣燭紫微宋鮑照詩曰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高一爲天地別豈直

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劍詩
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鎔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崔融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
千户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
此問風胡　唐李嶠寶劍篇曰吳山開越溪涸三金合
冶成寶鍔淬綠水鑒紅雲五彩燄起光氛氳背上銘爲
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
黃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騑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亂夜入
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
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
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郭元振
古劒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
良工鍛煉經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
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
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
猶能夜夜氣衝天　唐裴夷直觀淬龍泉劒詩曰蓮

花生寶鍔秋日厲霜鋒鍊質纔三尺吹毛過百重　李賀春坊正字劒子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鵷鶵淬花白鵷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圍金懸麗罽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曰爚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又詠蓄劒曰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趠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李白獨漉篇曰

雄劒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羞澀苔生　又感遇詩曰寶劒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電騰不可衝　白居易鵾九劒詩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鵾九鵾九鑄劒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光火翻焰踊躍求爲莫耶劒劒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兮劒無口客代劒言報鵾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剚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蠢蟲昭蘇萌芽出　又詠李都尉古劒詩曰古劒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又詠折劍頭曰一握青虬尾數寸碧峰頭　韋應物古劍行曰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沈沈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時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敢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韓愈利劍詩曰我心如氷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

變化歸黃泉　孟郊詩曰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曹唐和周侍御買劍詩曰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靜寇讐試挂窗前驚電轉略拋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尅月支頭　宋歐陽修詠劍詩曰寶劍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帝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鍔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氷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嬖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檣橹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　蘇軾詩曰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黃虵虵生空中如

注矢雷公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堰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碧花猶是江西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明潘仲文賦得雙佩劒送方生趨幕府詩曰延津雙玉虹神物合雌雄易用千金購難爲一割功塵埋餘斗氣歲遠結陰風感激封侯去龍鳴出匣中　張元凱匣劒詩曰生長夫差國家住專諸里鍛鍊昆吾成一匣明秋水秋水泠泠聲繞扉淒清中夜蛟龍歸空廬獨抱朗月卧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攜神物無人覺何來白虹長在握

鋒芒衛霍燀天山精靈荆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呼盧博采且浮沈寧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酬寸心鷄鶩新淬光如彗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環日月閒擘衣起舞欲拔劒無乃歲久青苔生莫邪空老無人齒世人共寶鉛刀耳幕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淪落沈埋一蒯緱恥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掩干霄氣越石何嗟繞指柔　俞仲蔚寶劒篇曰吾聞龍泉太阿之寶劒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萬載國內惟有徵求兵昆吾之穎茨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

鸛鵝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足清朝貴勳業還爲
猛將驚七雄五列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飄淪
古獄邊亦會提攜楚城裏崢嶸磊落世兩見斷蛟剸犀
竊所恥天下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
莫雲中此間未必皆成功但看古來功名士殺身濺血
俱英雄嗟哉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爲飛龍

薛惠寶劒篇曰昔聞歐冶鑄寶劒冶中蛟龍歊揮霍
冶開火歊蛟龍失黯黮青雲吐芒鍔赤山丹液色鬱勃
白帝金精氣縈薄翠珉磨出水洞明寶鞘裝成金錯落
鸛鵝膏瑩科斗字鹿盧玉映芙蓉萼坐上傳看疾風起
尊前拔舞驚虹躍蚩尤蒼黃化日隕天吳辟易隨潮却
果然魑魅忌精爽坐令神物藏冥漠由來世事不可測
須臾淪落豐城側玉珥彫零苔蘚昏雪花蠹蝕塵沙黑
當年得意斷犀象今朝失路埋荊棘地底龍眠鬼猶泣
斗間氣騰人未識泥塗汚辱君勿悲風雲變化時將逼
掘獄重開雙寶刀入市爭酬萬金直自古英雄每如此
平生蹉跌長歎息哀歌謾作行路難高飛自有橫天翼

李東陽挂劒曲曰長劒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
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沈貞吉
詠劒曰三尺精靈夜吐潭曾聞天上化龍飛千金空落

英雄手不斷人間是與非　蘇伯衡元潭古劍歌曰扁舟昔向元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觀躊躇復不敢只恐開匣踴躍翻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元靈外護朱草華赤日天中湧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豪篇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纔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奪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來閱歲未五十兩度江湖寄蹤跡瑤臺月夜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太平今留石城氛祲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俱授首既非假道斬大蛇何用軍中撞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爲赤虬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秋彭蠡之與兮蜿蜒所鴆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鰐兮與鱔鰍　孫伯融寶劒歌曰寶劒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氷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

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
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
爲霖雨　王元章劍歌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斬蛟曾
入吳潭裏提歸未肯策奇勳軒冕泥塗眞戲耳雞林削
鐵不足比昆吾百鍊安能齒淬花不瑩鸜鵒膏掉箭却
敲鸞鳳髓憶昔破敵如破竹帶霜飛渡桑乾曲於今繡
澀混鉛刀不遇何異荆山玉驚雷夜作青龍哭血痕冷
剝苔花綠野人一見駭心目到手撫摩看不足雪花皎
皎明闌干毛髮凜凜肝膽寒老軍壑將長慨歎願欲置
諸武庫間書生無用且挂壁引杯時接放勤歡天眼太
高俗眼頑銳鍔宜許兒曹看先生有志不在此出處每
談徐孺子清高厭覓萬户侯笑引江山歸畫史我來四
十驥已班學劍學書俱廢弛五更聞雞狂欲起何事英
雄心未已

銘漢李尤寶劍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躍奇
太阿飛名陸斷犀兒水截鯉鯨縉紳咸服翼宣儀刑豈
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駰刀劍銘曰歐冶運巧鑄
鋒成鍔鱗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劍銘曰龍淵太阿
干將莫邪帶以自樂暴暴吐花　士孫瑞劍銘曰天生
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

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精通皓靈
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
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元劒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
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劒所以立武象也
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
國　裴景聲文身劒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劒耿
介體文經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張協泰阿劒銘曰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
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煉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增贊唐李德裕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
增七晉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
山之精銷踰羊頭鑕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流綺星連浮綵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
截蛟鴻陸灑奔馳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
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
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成風此蓋希世之神兵也

增 戩魏陳琳戩曰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勑鐘無聲應機立斷

原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劒等啓曰纔發紫玉作函影奇溢目始開泥牙作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沈約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七首一

原 鹽鐵論曰匕首短劒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氷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增 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

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鄠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鄠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增 魏志典韋傳曰韋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雎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談藪曰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奔州史料曰張大司馬佳胤爲渭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

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晉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項乃知爲劫賊

七首三

原 曹沫投 專諸進 曹公羈 聶政刺

曹沫爲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獻遂邑之地莊公與齊桓盟於柯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還魯之侵地既而曹沫投匕首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吳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乃請王僚酒酣公子光將令專諸殺吳王僚四月丙子光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而進王既至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闔廬立乃封專諸子爲上卿

楊懷佩 鄧遵得

宴請璋及子禕懷從之酒酣備先懷佩之首乃出其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乎懷遂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問吾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東觀漢記云鄧遵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

晉 趙匕首 燕匕首

李白詩曰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

原 虞帝匕首 高宗匕首 漢書王莽傳云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紬袖服帶璽載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拾遺記云漢太上皇得高宗匕首

藥燁以試 圖窮而見

史記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燁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獻燕地圖圖窮而匕首見荊軻云提一匕首入不測濡秦引匕首以擿秦王不中

提入彊秦 擿中銅柱

荊軻

金匕首 後魏叔孫俊傳

左右朱提王悅懷刃於悅懷中得舉動有異俊引手擊之乃兩刃匕首遂殺之

兩刃匕首 百煉

磨渾等拾遺太宗初命俊與磨渾等入禁中欲爲大逆俊覺悅下見藥燁以試注

七首四

搨 水斷虬龍陸斬虎兕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刃長三尺上有銘字雞鵝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荅曰爲天子鑄劒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辭而無疑色工人口今所鑄鐵剛礦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鏤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敏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授於鑪中俄而煙欲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北帝所佩通鑑唐紀曰高駢好神仙信任呂用之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鑒城監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不刺頭星槎勝以七首刺之貫頂而出即無事矣羊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爭詈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羊角七首說淵聒隱娘傳曰劒術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入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

七首五

詩唐李白俠客行曰少年學劒術七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明王原吉小七首歌曰水晶生苗月芽貫彗芒披雲電流隱蠔蛇斷尾短草間海鶻褪

翎霜雪色宋斤魯削讓階刻金錯錐刀豈其敵吳鴻扈
稽飛著體不曾爲主開邊鄙嗟茲神物久泥滓用之可
以報國士簪氷卓筋日黷空稍玩股掌生雄風鮫魚室
卧縞帶影長鈹辟易萬雉墉古昔客堪秦王胸幾仆翠
鳳咸陽宮由來意氣泰山重命甘燎毛不旋踵誰隧古
制鑄小之佩稱衣冠加玼琫我歌三歎淚滿裾曹鷁豫
聒無時無

原 銘晉張載七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之設
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鋏一

原 莊子曰天子之劍韓魏爲鋏諸侯之劍豪傑士爲鋏 詳劒

鋏二

原 戰國策曰馮讙爲孟嘗客彈劒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鋏三

晉 齒鋏 鱗鋏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爲矛鋏 下詳劒四鄭雲達事

鋏四

晉 詩魏曹植詩曰長鋏鳴鞘弓

原 銘晉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

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斧鉞一

晉釋名曰鉞豁也所用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曰鉞王斧也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太公六韜曰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尉繚子將令曰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曰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摯虞新

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潛確類書曰黃帝作斧鉞　又曰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又曰有玉斧資斧方斧月斧　海錄碎事曰蕭斧越斧也　太元經曰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大將軍出征得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斧鉞二

左傳曰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又曰昭公四年楚子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把大鉞名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　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

執白戉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說文云戉俗作鉞非是後漢橋元傳曰四府舉爲度遼將軍假黃鉞　吳志陸遜傳曰曹休舉衆入皖乃名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玉海曰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賜金斧鉞一具　又曰魏辛毘杖黃鉞當軍門立　又曰晉安平王孚王導爲大司馬皆假黃鉞　又曰謝安太保進加黃鉞　五代史曰王凝妻李氏凝卒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並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

斧鉞三

飾怒

耀威　禮記曰軍旅鉞鉞先王所以飾怒也　漢書揚雄曰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式違陳戈講武

專征

行罰　史記云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楚詞云后辛之葅醢今殷宗用之不長王逸注云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

狂章

劈正　太公兵法曰斧神名狂章　輟耕錄曰劈正斧以木蒼玉雕造　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自殷時流傳大朝會則一人持之立於陛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建齊斧

樹齊斧　馬融東巡頌云飛絳旗之虎虎載揺建貔瓜之齊斧揮工日月而招搖建貔瓜之齊斧揮工

鍾之靈鞏成公綏云元冬暮歲三時既終南彰晨曜東壁夕中嚴霜肅然寒氣始隆於是建吳戈樹齊斧鳴金鼓陳虎旅將校獵以展威順天時而講武

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乳手仗鉞示無事於誅右手今注云元鉞諸公主得建者以爲戚太公以元鉞斷以故王者以黃鉞斷紂故王姬婦人以爲戒也

晉大車斧大柯斧乙丑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丑詔曰作塋塚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太公六韜曰大柯斧刃廣八寸重八斤一名天鉞

黃金飾

蒼玉誥上見仗黃鉞注下見劈正注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於社吳將校部曲曰要領不足以之膏齊斧注云斧所以整齊軍旅也

陳琳檄

方相秉鉞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崔豹古今注曰蚩尤秉鉞奮鬣被緆禁禦不若以知神姦又東京賦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繫表於斧

鐫名於斧

通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讐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弁州史料曰孝子王世民其父爲族兄毆死世民尚稚既長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篼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爲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

斧鉞四

繡衣持斧漢書雋不疑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伐朝薗說苑善說篇曰摩蕭斧而伐朝薗

蔡戟即爲斧鉞後漢郭賀傳曰賓因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傳彭在別屯而擅以法斷人冏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明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彭獨曰彭得漸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
寧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榮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儀鍠唐書儀衛志黃麾仗第二
行儀鍠五色幡宋朝志儀
鍠鉞屬秦漢有之唐用爲儀仗刻木畫大渡河宋太
如斧柄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祖建
隆四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
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
有也 寧言而死於斧鉞宋張浚母訃氏誦其父咸紹聖
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
不忍不言而負陛下 仗兩鉞弇州史料曰宣平王朱永與王越
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閹而
優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爲中貴武狀者挾雙斧踉蹌而
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入中貴人汪直門兵
右顧其手曰我惟仗此兩鉞耳已方

斧鉞五

增 賦晉張平子東京賦曰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
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四七二十八將也 又曰戴金鉦而建黃鉞

增 制唐天寶制曰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鉞威武之義焉

增 文漢終軍上對曰大將軍秉鉞單于幕禦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仗鉄斃鉞首腰分離

增 論鹽鐵論繇役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

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　晉范蔚宗宦者傳論曰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